



中国古代史

中国古代史

中国学术名著丛书



夏曾佑 ①



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

中国学术名著丛书

中国古代史（下）

夏曾佑



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夏曾佑中国古代史:全2册/夏曾佑著. — 长春:
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, 2016.12
(中国学术名著丛书/杜贞霞主编)
ISBN 978-7-5581-1764-0

I. ①夏… II. ①夏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古代史
IV. ①K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90737 号

夏曾佑中国古代史 (全2册)

著 者 夏曾佑
出版策划 杜贞霞
责任编辑 齐琳 王昌凤
封面设计 映象视觉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字 数 450 千字
印 张 31
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电 话 总编办: 010-63109269
发行部: 010-51396619
印 刷 北京铭传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581-1764-0 定价: 69.80 元 (全二册)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第二篇 中古史

第一章 极盛时代（秦汉）

第一节 读本期历史之要旨

自秦以前，神州之境，分为无数小国，其由来不可得知。历千百万年，而并为七国，其后六国又皆为秦所灭，中原遂定于一。秦又北逐匈奴，南开桂林、象郡，规模稍扩矣。天祐神州，是生汉武，北破匈奴，西并西域，以及西羌，西南开笮夷，南扩日南、交趾，东南灭瓯、粤，东北平涉貊。五十年间，威加率土。于是汉族遂独立于地球之上，而巍然称大国。微此两皇，中国非今之中国也。故中国之教，得孔子而后立。中国之政，得秦皇而后行。中国之境，得汉武而后定。三者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也。自秦以来，垂二千年，虽百王代兴，时有改革，然观其大义，不甚悬殊。譬如建屋，孔子奠其基，秦汉二君营其室，后之王者，不过随事补苴，以求适一时之用耳，不能动其深根宁极之理也。至于今日，天下之人，环而相见，各挟持其固有之文化，以相为上下，其为胜为负，岂尽今人之责哉？各食其古人之报而已矣。中国之文化，自当为东洋之一大宗。今中国之前途，其祸福正不可测。古人之功罪，亦未可定也。而秦汉两朝，尤为中国文化之标准。以秦汉为因，以求今日之果，中国之前途，当亦可一测识矣。此第二篇第一章之大义也。

第二节 秦始皇帝（上）

二十六年，王初并天下，自以为德兼三皇，功过五帝，乃更号曰“皇帝”。命为制，令为诏，自称曰“朕”。古者君臣之间，通称曰朕。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。制曰：“死而以行为谥，则是子议父，臣议君也，甚无谓。自今以来，除谥法，朕为始皇帝，二世、三世，至于万世，传之无穷。”周人置谥，秦废之。汉复置，遂沿袭至今日。初，齐威、宣之时，邹衍论著终始五德之运。及是，齐人奏之。始皇采用其说，以为周得火德，从所不胜，为水德。始改年，朝贺皆自十月朔，色尚黑，数以六为纪。案此足以知五德之说，必起于周、秦之际。王绾请分封诸子，李斯以为不可，乃止。分天下为三十六郡。秦每破诸侯，写放其宫室，作之咸阳北阪上，即九峻诸山麓。南临渭，自雍门以东至泾、渭，雍门，今陕西岐山县。泾、渭，谓二水相交处。殿屋复道周阁相属，所得诸侯美人、钟鼓以充入之。二十七年，始皇巡陇西北地，至鸡头山，过回中焉。鸡头山，在今甘肃固原州。回中宫、在今岐山县西四十里。作信宫渭南，已，更名曰“极庙”。自极庙道通骊山，作甘泉前殿，筑甬道自咸阳属之。治驰道于天下。甘泉山，在咸阳北，因以作宫。二十八年，始皇东行郡县，上邹峄山，在今山东邹县南二十二里。立石颂功业。至泰山下，议封禅，诸儒议不合，绌之。而遂除车道，上自泰山阳至颠，立石颂德，从阴道下，禅于梁父。泰山，在今山东泰安州，梁父山，在其东南。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，秦之旧礼。而封藏皆秘之，世不得而记也。于是始皇遂东游海上，南登琅邪，山名，在今山东诸城县东南四十里。始皇筑台于此，以望海。大乐之。留三月，作琅邪台，立石颂德，明德意。诸方士齐人徐市等，争上书，言仙人，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，入海求神仙。始皇乃西南渡淮水，水名，从河南、安徽至江苏入海。之衡山南郡，衡山，在今湖南衡州。浮江至湘山，山名，今湖南湘阴县北一百六十里。遂自南郡由武关归。秦南关，今河南内乡县西。二十九年，始皇东游，至阳武博浪沙中，今河南阳武县中。韩人张良令力士操铁椎，狙击始皇，误中副车。始皇惊，求弗得，令天下大索十日。始皇遂登之罘，山

名，今山东文登县东北一百八十里。刻石，旋之琅邪，道上党人。三十二年，始皇之碣石，山名，今直隶永平府东海中。使燕人卢生求羡门，仙人名。始皇巡北边，从上郡入。遣将军蒙恬，发兵三十万人，北伐匈奴。三十三年，发诸尝逋亡人、赘婿、秦人家贫子壮则出赘，赘者，犹言人身之有赘也。贾人为兵，略取南越陆梁地，谓南方之人，姓陆梁。置桂林、南海、象郡。今广东、广西。蒙恬斥逐匈奴，收河南地，为四十四县，筑长城，因地形，用制险塞，起临洮，至辽东，延袤万余里。于是渡河据阳山，逶迤而北，暴师于外十余年。蒙恬常居上郡统治之，威振匈奴。临洮，今甘肃岷州卫。辽东，今盛京奉天。阳山，河北之山，今山西边外。长城为中国至大之工程，观图自知之。

第三节 秦始皇帝（下）

三十四年，谪治狱吏不直，及覆狱故失者，筑长城，及处南越地。李斯请史官非秦记，皆烧之；非博士官所职，天下有藏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百家语者，皆诣守尉杂烧之；有敢偶语《诗》、《书》、弃市；以古非今者，族；所不去者，医药卜筮种树之书；若有欲学法令者，以吏为师。制曰：“可。”三十五年，使蒙恬除直道，道九原，今山西边外蒙古地。抵云阳，今陕西西安府北。堑山湮谷，数年不就。作阿房宫，东西五百步，南北五十丈，上可以坐万人，下可以建五丈之旗，周驰为阁道，自殿下直抵南山。关中有南山、北山，自甘泉连延骹薛、九峻为北山，自终南、太白连延至商岭为南山。表南山之颠以为阙，为复道，自阿房度渭，属之咸阳。隐宫、徒刑者七十万人，乃分作阿房宫，或作骊山。发北山石椁，写蜀、荆地材，皆至关中，计宫三百，关外四百余。卢生等相与讥议始皇，因亡去。始皇大怒，使御史悉案问诸生，诸生传相告引，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，皆阬之咸阳，使天下知之以惩后。益发谪徙边。始皇长子扶苏谏曰：“诸生皆诵法孔子，今上皆重法绳之，臣恐天下不安。”始皇怒，使扶苏北监蒙恬军于上郡。三十七年冬十月，始皇出游，丞相李斯、少子胡亥从。十一月，行至云梦，今湖北境内。浮江过丹阳，至钱唐，秦县，今浙江钱塘

县。临浙江，水名，自安徽至浙江入海。上会稽，山名，在今浙江会稽县。立石颂德，还过吴江，水名，在今江苏吴江县。从江乘，秦县，今江南句容县北三十里。并海上北至琅邪、之罘。遂并海而西，至平原津而病。今山东德州境内。始皇恶言死，群臣莫敢言死事。病益甚，乃令中车府令赵高，为书赐扶苏曰：“与丧会咸阳而葬。”书已，封在赵高所，未付使者。秋七月丙寅，始皇崩于沙丘平台。秦宫名，今直隶平乡县。丞相斯为上崩在外，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，乃秘之，不发丧，棺载温凉车中，车有窗牖，闭之则温，开之则凉，故名。后世遂以为天子丧车之名。故幸宦者骖乘。所至，百官奏事如故，宦者辄从车中，可其奏事，独胡亥、赵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之。赵高者，生而隐宫，通于狱法，仕秦，为中车府令。始皇使高教胡亥决狱，胡亥幸之。赵高有罪，始皇使蒙毅治之，当死。始皇赦之，复其官。赵高既雅得幸于胡亥，又怨蒙氏，乃说胡亥，请诈以始皇命，诛扶苏而立胡亥为太子，胡亥然其计。赵高曰：“不与丞相谋，恐事不能成。”乃见丞相斯曰：“上赐长子书及符玺，皆在胡亥所。定太子，在君侯与高之口耳，事将何如？”斯曰：“安得亡国之言，此非人臣所当议也。”高曰：“君侯材能、智虑、功高、无怨、长子信之，此五者，皆孰与蒙恬？”斯曰：“不及也。”高曰：“然则长子即位，必用蒙恬为丞相，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乡里，明矣。胡亥仁慈笃厚，可以为嗣，愿君审计而定之。”丞相斯以为然，乃相与谋，诈为受始皇诏，立胡亥为太子。更为书赐扶苏，数以不能辟地立功，士卒多耗，数上书直言诽谤，日夜怨望，不得罢归为太子，将军蒙恬不矫正，知其谋，皆赐死，以兵属裨将王离。扶苏得书，即自杀。蒙恬不肯死，系诸阳周。秦县，今山西真宁县。会蒙毅为始皇出祷山川还至，系诸代。遂从井陘秦县，今直隶井陘县。抵九原，至咸阳发丧。太子胡亥袭位。九月，葬始皇于骊山，下锢三泉，奇器珍怪，徙藏满之，令匠作机弩，有穿近者辄射之，以水银为百川、江河、大海，机相灌注，上具天文，下具地理，后宫无子者，皆令从死。葬既下，或言工匠为机，藏皆知之，藏重即泄大事，尽闭之墓中。杀将军蒙毅及内史蒙恬。

第四节 秦二世皇帝

元年春，二世东行郡县，李斯从。到碣石，并海南至会稽，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旁，著大臣从者名，以章先帝成功盛德而还。夏四月，二世至咸阳，谓赵高曰：“夫人居世间也，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。吾既已临天下矣，欲悉耳目之所好，穷心志之所乐，以终吾年寿，可乎？”高曰：“此贤主之所能行，而昏乱主之所禁也。虽然，有所未可。夫沙丘之谋，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，而诸公子尽帝兄，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。今陛下初立，此其属意怏怏皆不服，恐为变，陛下安得为此乐乎？”二世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高曰：“陛下严法而刻刑，令有罪者相坐，诛灭大臣及宗室，尽除先帝之故臣，更置陛下之亲信者，则害除而奸谋塞，陛下可高枕肆志宠乐矣。”二世然之，乃更为法律，务益刻深，大臣、诸公子有罪，辄下高鞫之。于是公子十二人，僇死咸阳市，十公主磔死于杜，今西安府东南十五里。财物入于县官，犹言公家也。相连逮者不可胜数。二世以为群臣忧死不暇，不得为变，复作阿房宫。尽征材士五万人，为屯卫咸阳，令教射，狗马禽兽，当食者多，谓材士及狗马。度不足，下调郡县，转输菽粟刍藁，皆令自赍粮食，咸阳三里百里内，不得食其谷。用法益刻深，天下不安。七月，戍卒陈胜等反，山东少年苦秦吏，皆杀其守尉令丞反，以应陈涉，不可胜数也。谒者使东方来，以反者闻二世，二世怒，下吏。后使者至，上问，对曰：“群盗郡守尉方逐捕，今尽得，不足忧。”上乃悦。二年冬，陈涉所遣周章等，西至戏。水名，今陕西临潼县东。二世大惊，乃赦骊山徒，使少府章郎将以击之。时赵高专恣用事，以私怨诛杀人众多，恐大臣入朝奏事言之，乃说二世曰：“先帝临制天下久，故群臣不敢为非，进邪说。今陛下初即位，富于春秋，奈何与公卿廷决事？事有误，示群臣短也。天子称朕，固不闻声。”于是二世常居禁中，事皆决于赵高。高闻李斯将以为言，乃见丞相曰：“关东群盗多，今上急益发繇治阿房宫，聚狗马无用之物。臣欲谏，为位贱，此真君侯之事，君何不谏？”李斯曰：“固也，吾欲言之久矣。今时上不坐朝廷，常居深宫，吾所言者，不可传

也，欲见无间。”赵高曰：“君诚能谏，请为君侯上间语君。”于是赵高侍二世方燕乐，妇女居前，使人告丞相，上方闲，可奏事。丞相至宫门上谒，如此者三。二世怒曰：“吾常多闲日，丞相不来，吾方燕私，丞相辄来请事，丞相岂少我哉？且固我哉？”赵高因曰：“夫沙丘之谋，丞相与焉。今陛下已为帝，而丞相贵不益，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。且陛下不问臣，臣不敢言，丞相长男李由为三川守，楚盗陈胜等，皆丞相傍县之子，以故楚盗公行过三川，城守不肯击。高闻其文书相往来，未得其审，故未敢以闻。”二世以为然，乃使人按验三川守与盗通状。李斯闻之，因上书言赵高之短，二世不听。时盗贼益多，右丞相冯去疾、左丞相李斯、将军冯劫，请止阿房宫，减省四边戍转。二世大怒，下去疾、斯、劫吏，去疾、劫自杀，独李斯就狱。二世以属赵高治之，责斯与子由谋反状，皆收捕宗族、宾客。赵高治斯，榜掠千余，不胜痛，自诬服，奏当上。二世喜曰：“微赵君，几为丞相所卖。”及二世所使案三川守由者至，则楚兵已击杀之。使者来，会丞相下吏，皆妄为反辞，以相附会。遂具斯五刑论，腰斩咸阳市，夷三族。初，赵高前数言关东盗无能为也，至是关以东，大抵尽畔秦。沛公已屠武关，使人私于高。高惧诛，乃阴与其婿阎乐，其弟赵成谋，诈为有大贼，令乐召吏发卒将千余人，至望夷宫。二世请与妻子为黔首，不许，二世自杀。赵高立公子婴，复称王。子婴与二子谋，刺杀高于斋宫，三族高家，以徇咸阳。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，沛公军至霸上，子婴系颈以组，白马素车，奉天子玺符，降轂道旁，亭名，在长安东十三里。秦亡。秦凡二帝十五年。

第五节 秦于中国之关系（上）

秦自始皇二十六年并天下，至二世三年而亡，凡十五年，时亦促矣。而古人之遗法，无不革除，后世之治术，悉已创导，甚至专制政体之流弊，秦亦于此匆匆之十五年间，尽演出之，诚天下之大观也。今试举前节所引，一一复案之，即可得其实证。并天下，一也；三代之王，仅易一

王室耳，前代之诸侯自若也。号皇帝，二也；古人皆谓皇帝之称始于秦始皇，然《书·吕刑》云：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，皇帝清问下民。是皇帝之称，唐尧已有之。今疑古人天子对异族则称皇帝，对本族则称帝，稍有尊卑亲疏之别。至秦乃一切自号皇帝耳。自称曰朕，三也；命为制，令为诏，四也；尊父曰太上皇，五也；秦尊之于死后，汉奉之于生前，其制稍别。天下皆为郡县，子弟无尺土之封，六也；并天下为尽取人之所有，废封建、置郡县为不复共之于人，故其事为二，非一事也。夷三族之刑，七也；三族：父母、兄弟、妻子也。始于秦文公二十年，至始皇以后，乃为大臣得罪所必有之事。相国、丞相、太尉、御史大夫、奉常、即太常。郎中令、大夫、卫尉、太仆、廷尉、鸿胪、宗正、内史、少府、詹事、典属国、监御史、仆射、侍中、尚书、博士、郎中、侍郎、郡守、郡尉、县令皆秦官，八也；后世虽仍秦官之名，而其官之职则与秦甚异。大约汉人与秦同者十八九，愈后愈不同。如仆射、侍中、尚书、侍郎皆秦之散秩，而后世乃为政府大臣之号，惟外官无大异耳。此条见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。朝仪，九也；《汉书·叔孙通传》称，通杂采古礼与秦仪为汉制礼。今观本传所述，廷中陈车骑，步卒、卫官设兵张旗志，殿下郎中侠陛，陛数百人，功臣、列侯、诸将军、军吏以次陈西方，东乡；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，西乡。（文武之分始此）于是皇帝辇出房，百官执戟传警，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，以次奉贺，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，至礼毕尽伏。（君坐臣跪始此）于是高帝曰“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”云云。案此段所陈，绝非古礼，盖叔孙通实袭秦仪，而为称杂采古礼耳。然后世君臣之际，则以此为定制矣。律，十也。《汉书·刑法志》萧何杂摭秦法，作律九章。此十者，皆秦人革古创今之大端也。

第六节 秦于中国之关系（下）

今案秦政之尤大者，则在宗教。始皇之相为李斯，司马迁称斯学帝王之术于荀子，斯既知六艺之归，则斯之为儒家可知。世之疑斯者，因斯《督责书》有曰：“惟明主能灭仁义之涂，率然独行其恣睢之心。”此非儒者所忍出口，斯而言此，似斯已背其师。李斯事，均见《史记》本传。

不知荀子实尝以持宠固位，终身不厌之术，为臣事君之宝。《荀子·仲尼篇》。则李斯之言，亦实行荀子持宠固位之术而已，何背师之有？始皇既以儒者为相，则当有儒者之政。观其大一统，尊天子，抑臣下，制礼乐，齐律度，同文字，秦李斯作小篆，程邈作隶，赵高作《爰历篇》，蒙恬作兔豪之笔，盖图籍繁矣。攘夷狄，信灾祥，尊贞女，《史记·货殖传》：巴寡妇清能用财自卫，不遭强暴，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，为筑女怀清台。又秦刻石，往往以禁止淫佚，男女有别为言。重博士，《史记·始皇本纪》：非博士官所职，天下敢有藏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百家语者，悉诣守尉杂烧之。是所烧者民间之书，而博士之诵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百家自若也。故始皇时每有建设，博士常与议。汉初诸经师，亦多故秦博士。此足为秦重博士之证。三十五年阬儒之令，乃因卢生之狱所致，不然天下儒者，其数岂止四百六十余人哉？惟始皇、李斯之本意，在误以《诗》、《书》为帝王之术，故己之外必不愿他人习之，此其所以为愚耳。无不同于儒术。惟李斯之学，出于荀子，始皇父子，雅信韩非。始皇读韩非《孤愤》、《五蠹》之书，有得与之游，死不恨矣之叹；二世责李斯亦曰：“吾有闻于韩子”云云。韩非之学，亦出于荀子，荀子出于仲弓，《荀子》书中称为子弓。其实乃孔门之别派也。观《荀子·非十二子篇》，子思、孟子、子夏、子游、子张，悉加丑诋，而已所独揭之宗旨，乃为性恶一端。夫性既恶矣，则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之间，其天性本无所谓忠、孝、慈、爱者，而弑夺杀害，乃为情理之常，于此而欲保全秩序，舍威刑劫制末由矣。本孔子专制之法，行荀子性恶之旨，在上者以不肖待其下，无复顾惜；在下者亦以不肖自待，而蒙蔽其上。自始皇以来，积二千余年，国中社会之情状，犹一日也。社会若此，望其乂安，自不可得。不惟此二千年间所受之祸，不可胜数而已，即以秦有天下十五年间言之，其变亦惨矣。荆轲之剑，渐离之筑，博浪之椎，一也。身死未寒，宰相、宦官遂废遗诏，杀太子，立庶孽，诛重臣，乱臣贼子，相顾而笑，不知置君父于何地，二也。公子十二人，戮死咸阳市，十公主磔死于杜，仰天大呼，流涕拔剑，始皇之子尽矣，三也。望夷宫中，求生为黔首而不可得，仅得以黔首礼，葬于杜南，此固秦之二世皇帝也，四也。项羽入咸阳，杀子婴及秦诸公子、宗族，遂

屠咸阳，烧其宫室，虏其子女，收其珍宝财货，诸侯共分之，五也。事并见《史记》。夫专制者，所以为富贵，而其极，必并贫贱而不可得，嬴氏可为列朝皇室之鉴戒矣。至于李斯、赵高辈，皆助成始皇、二世之政治者，而李斯则具五刑，黄犬东门之哭，《史记·李斯传》：斯临刑，顾谓其中子曰：“吾欲与若复牵黄犬，出上蔡东门逐狡兔，岂可得乎？”遂父子相哭，而夷三族。千古为之增悲；赵高亦夷三族，以徇咸阳，亦何益之有哉！凡此者，不能不叹秦人择教之不善也。然秦之宗教，不专于儒，大约杂采其利己者用之。神仙之说，起于周末，言人可长生不死，形化上天，此为言鬼神之进步，而始皇颇信其说，卢生、徐市之徒，与博士、诸生并用。并见《史记·封禅书》、《秦始皇本纪》。中国国家，无专一之国教，孔子、神仙、佛，以至各野蛮之鬼神，常并行于一时一事之间，殆亦秦人之遗习欤。”

第七节 受命之新局

自汉以前，无起匹夫而为天子者。凡一姓受命，其先必为诸侯，积德累功，数百余年，而后有天下。其未有天下也，兆民之望，已集之久矣。且自黄帝至秦，皇室实皆一系也。黄帝为少典之子，《国语》称炎帝、黄帝皆少典之子，其母亦皆有媯氏，是炎帝、黄帝亦为同系，未可知也，惟未得确证耳。少典为有熊国君，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、《集解》引集谯周说。有熊国，在今河南。是其先，已为诸侯。自黄帝有天下，其后世相传者，年代绵远。少昊，黄帝之子也；颛顼，黄帝之孙也；帝喾，黄帝之曾孙也；此据《史记》之文。《礼记·祭法》孔《疏》引《春秋历命序》，其黄帝、少昊、颛顼、帝喾之间，相隔甚远，与《史记》不同，然亦未言非一系也，殆亦犹虞、夏、殷、周之于黄帝耳。帝尧，黄帝之玄孙也；帝舜，黄帝七世孙也；夏禹，黄帝之玄孙也。商出于契，契为帝喾子，契亦黄帝之玄孙也。周出于弃，弃亦帝喾子，弃亦黄帝之玄孙也。秦出于柏翳，《史记·秦本纪》《索隐》：柏翳、伯益是一人无疑。为颛顼之苗裔，是亦黄帝之后也。自黄帝至秦，亘数千年，王天下者，皆出于一家。遥想其时之风俗，必以为惟此一族之人，可以受

天命，作天子，别族皆为天所不眷，其习俗略与日本同焉。故读秦以前之书，其言治民之道甚悉，而无有忧民之革命者，天子所忧者在诸侯，诸侯所忧者在大夫而已。夫天下之变，苟为其前世之所无，则虽大祸起于目前，而圣贤豪杰，或徇于故事而不觉。此六艺九流，所以不能知有匹夫受命之事，而匹夫受命之事，乃猝见于秦之季世也。自此以后，为天子者不必古之贵族，百姓与民之界，至此尽泯，而成为今日之世矣。然求其至此之由，则实由于政体。盖秦以前诸侯并列，天子之暴，有诸侯起而救之，遂为商汤、周武之局；至秦之后，天下无诸侯，天子之暴，必由兆民起而自救之，遂为汉高、明太之局。此中国古今革命之大界也。今详秦汉之际之世变如下。

第八节 天下叛秦上

考始皇晚年之世局，政府虽不知大乱之将起，而民间实已萌倾覆皇室之心。始皇三十六年，有坠石下东郡，至地为石，或刻其石曰：“始皇帝死而地分。”同时使者从关东，夜过华阴平舒道，今陕西华阴县。有人持璧遮使者曰：“为吾遗涪池君。”水神之号。因言曰：“今年祖龙死。”谓始皇。使者问其故，因忽不见。此皆欲谋叛秦者，托为神鬼恍惚之说，以摇动天下之耳目也。盖秦自孝公以来，刻薄寡恩，天下之不乐为秦民久矣。始皇、二世，益之以兴作，阿房、骊山，徒数十百万，离宫别馆，遍于天下，北筑长城。斯时之民，内困于赋税，外胁于威刑，力竭于土木，命尽于甲兵，乃不得不为万一徼幸之计。其始苟为群盗而已，周时已有群盗，如《左传》萑蒲之盗，《列子》狐父之盗，《孟子》、《庄子》之盗跖是也。其后亦咸知秦之必亡。盖运会所开，人心感于不自知也。二世元年，楚人陈胜、吴广将戍渔阳，秦郡，今直隶东境。会天大雨，道不通，度已失期，失期，法皆斩，乃率众作乱于蕲，今安徽宿州南。诈称公子扶苏、楚将项燕，号大楚，取陈今河南陈州府。据之。魏名士张耳、陈馀属之，诸郡县争杀长吏，以应胜。胜自立为楚王，使吴广监诸将，以击荥阳。秦县，今河南荥泽

县。或以反者闻于秦，秦以为群盗不足忧。陈胜以所善陈人武臣为将军，张耳、陈馥为校尉，使徇赵地；又使周市徇魏地，使周文西击秦。二世大惊，遣章邯拒之，走周文。武臣至赵，自立为赵王。使韩广略燕地，广亦自立为燕王。会稽守殷通，欲起兵应陈胜，以项燕之子梁为将，梁使兄子籍斩通，籍，字羽，史或称项羽。佩其印绶，举吴今江苏苏州府。中兵，得八千人，梁自为会稽守，籍为裨将，徇下县。

第九节 天下叛秦下

沛秦县，今江苏沛县。人刘邦，豁达有大度，不事家人产业，沛中子弟，多欲附者。沛令欲以沛应陈胜，县吏萧何、曹参，劝令召刘邦，邦已有众数十百人，令悔，闭城。沛父老子弟杀令，迎邦，立为沛公。萧、曹等为收众，得三千人，以应诸侯。后韩人张良来属，数说邦以太公望兵法，沛公善之，常用其策。良与他人言，辄不省。良曰：“沛公殆天授。”遂从不去。齐人田儋，故齐王族也，与从弟荣，皆豪健，能得人，儋自立为齐王，略定齐地。楚将周市定魏地，迎魏咎于陈，立为魏王。二世二年，章邯连败楚军，周文走死。吴广、陈胜，皆为其下所杀。赵将李良，杀武臣以降秦，张耳、陈馥求故赵之后，得赵歇，立为赵王。项梁渡江而西，六秦县，今安徽六安州。人黥布及沛公，以其兵属之。居巢秦县，今安徽巢县。人范增，年七十，好奇计，往说梁曰：“陈胜首事，不立楚后而自立，其势不长。今君起江东，谓大江东南之地。楚蜂起之将，争附君者，以君世世楚将，为能复立楚之后也。”梁然之，求得楚怀王孙心于民间，立为楚王，取祖谥为号，谓之怀王，都盱眙。秦县，今安徽盱眙县。张良劝梁立韩后，梁使良立韩公子成为韩王，西略韩地。至此六国后皆立。章邯伐魏，齐、楚救之，齐王田儋、魏王咎、周市皆败死。田荣立儋子市为齐王而相之。项梁再破秦军，有骄色，宋义谏不听，与章邯战，败死。怀王徙都彭城，秦县，今江苏徐州府治。立魏咎弟豹为魏王。秦军破赵，围赵王于钜鹿。秦县，今直隶平乡县。怀王以宋义为上将，项籍为次将，以救赵。二世

二年，义至安阳，秦县，今山东曹县东。项籍数宋义而杀之，领其众渡河，沉船，破釜甑，烧庐舍，持三日粮，以示士卒必死，无一还心。于是至则围王离，与秦军遇，九战，绝其甬道，大破之，杀苏角，虏王离，涉间不降楚，自烧杀。当是时，楚兵冠诸侯，诸侯军救钜鹿者十余壁，莫敢纵兵，及楚击秦，诸将皆从壁上观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，楚兵呼声动天，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。于是已破秦军，项籍召见诸侯将，诸侯将入辕门，无不膝行而前，莫敢仰视。项籍由是为诸侯上将军，诸侯皆属焉。时章邯军棘原，秦县，在钜鹿南。相持未战。二世使人让章邯，邯恐，使长史欣请事。至咸阳，留司马门三日，赵高不见，有不信之心。欣恐，还走其军，劝章邯叛秦。陈馥亦遗章邯书，劝邯以白起、蒙恬为戒。邯乃与项籍期洹水南殷虚上，今河南安阳县。已盟，章邯见项籍而流涕，为言赵高，项籍乃立章邯为雍王。初，楚怀王与诸将约，先入定关中者王之。时秦兵尚强，诸将莫利先入关，独项籍怨秦杀项梁，奋愿入关。诸老将皆曰：“籍为人慁悍猾贼，独沛公宽大长者，可遣。”王乃遣沛公伐秦，张良以韩兵从沛公。沛公略南阳，秦郡，今湖北襄阳府北境。引兵而西，败秦兵于峽关。今陕西蓝田县东南。明年，秦王子婴元年。至霸上，子婴降。诸将或言诛子婴，沛公曰：“怀王遣我，固以能宽容，且人已降，杀之不祥。”乃以属吏。沛公西入咸阳，见秦宫室、帷帐、重宝、妇女，欲留居之。樊哙谏曰：“此皆秦之所以亡也，愿急还霸上，无留宫中。”沛公不听，张良曰：“为天下除残贼，宜缟素为资。今始入秦，即安其乐，此所谓助桀为虐，愿听哙言。”沛公乃还霸上，悉召诸县父老豪杰，谓曰：“父老苦秦苛法久矣，吾与诸侯约，先入关中者王之，吾当王关中。与父老约法三章耳：杀人者死，伤人及盗，抵罪。余悉除去秦法。”秦人大喜。

第十节 秦亡之后诸侯自相攻伐（上）

项籍既定河北，率诸侯欲西入关。或说沛公曰：“秦富十倍天下，地形强。闻项籍号章邯为雍王，王关中，今则来，沛公恐不得有此，可急使